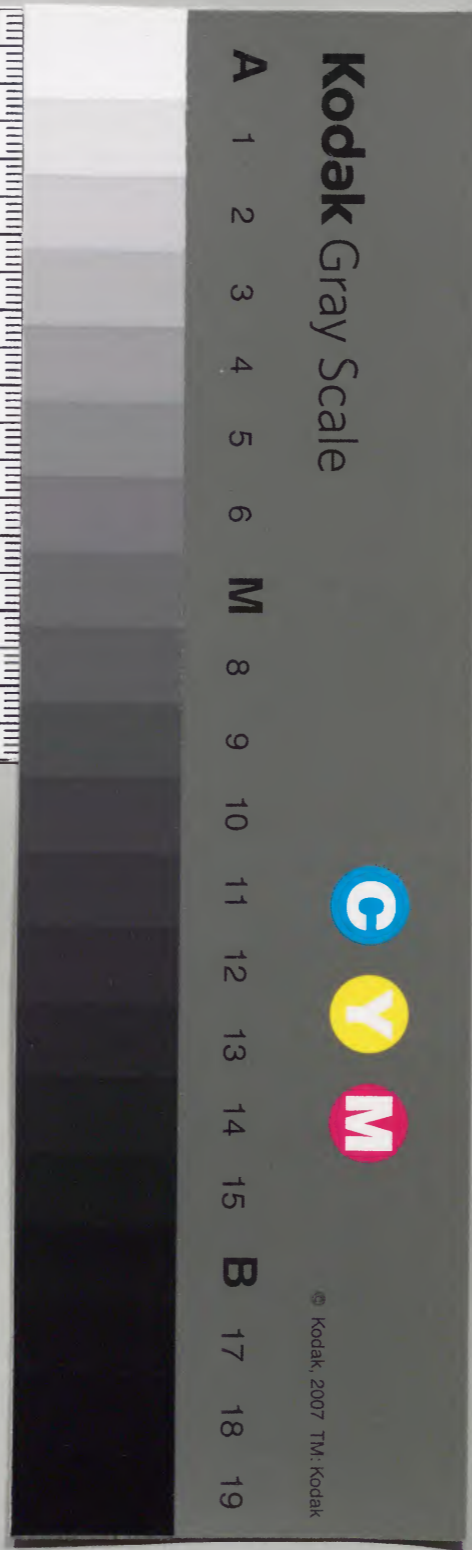


# 漢書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二	三	〇	漢書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二	三	〇	漢書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 35 )
函 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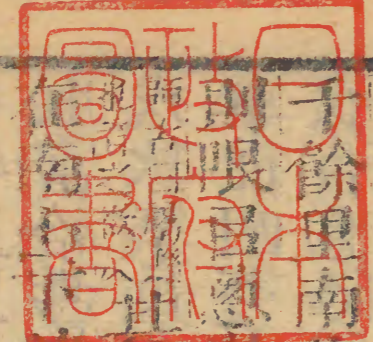
師古曰自烏孫已後分為下卷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自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

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千餘里南師古曰西域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自玉門陽關孟康曰陽關皆在敦煌西



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

不增減皆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

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

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有城

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

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

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北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

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

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呂西師古曰呂今音鈴初置

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係護營田之事也呂給使

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數國及破

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呂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

將眾來降護鄯善呂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

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護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

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也動

靜有變呂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

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已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

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

近者始曰婁羌孟康曰婁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

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

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

末接師古曰日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

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拍髀音俾又音陛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

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

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畧反其字從尸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

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

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領田又羅國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

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洙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婁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

耳目令其兵遮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

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

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自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

奴爲泥野侯恢爲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

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責之簿音簿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呂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前亦因使候司匈奴匈

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

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

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

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僮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

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為匈奴反開師古曰開音居竟反數遮

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

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呂賜外國

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呂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

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馬師古曰馬傳詣闕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

為鄯善為刻印章賜呂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巨墳撫之師古曰墳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巨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師古曰打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

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隣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二

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

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陘西通打

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打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

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

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

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

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

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

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扞彌接

丁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

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

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

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鄉氏曰烏秣音獨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

直加反急言之聲如獨擊且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

烏秣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

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

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爲

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淵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緩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蹠足卽

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子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

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一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

通曰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反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者也隨畜

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四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

曰若謂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呂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懷梓竹漆師古曰懷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



錫曰為器市列

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

曰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張晏曰錢文面

作騎馬形漫而作人面也如淳曰幕首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麋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呼之法猴即彌猴也

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

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洽石汁加呂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

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曰絕遠漢兵不能至

師古曰罽切也音類姓反

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

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

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大意也

陰末赴鎖琅當德

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繫繫人鎖矣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曰絕域不隸族其

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

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

逆

師古曰卒終也

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曰不報恩

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

懷服凡中國所曰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

曰比近也為其上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頓反比音頻縣反

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

呂安西域

師古曰鄉讀曰嚮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西域

師古曰累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

賈賤人欲通貨市買曰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衛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曰自贍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禁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

閒乞句無所得

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曰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

制五服師古曰九州舊說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

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巨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

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

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

至云

烏弋山離國工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其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北與撲挑西與犂軒條

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以擊讀與驪同軒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後屬

之曰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蓋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自條

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人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

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者兩角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

俗重安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安殺也

絕遠漢使

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

弋屬賓同亦呂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

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頭及膺身蹄以紫駝色脊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公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買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

善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異也非為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

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曰大鳥卵及犁耆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

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

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

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牛也今俗呼為封牛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

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

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呂其頭為飲

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係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

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

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翁字

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

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肸頓翎侯

師古曰肸音許乙反

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

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

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慝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到卑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干反

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慝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

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夏音寒夏暑則徙別居不處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羈匈奴所羈牽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休其險阻以自保也

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

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

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

自己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

時非呂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呂失二國也漢雖皆

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

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呂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

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

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故為無所省呂夸旁國

奴自蠻大國師古曰蠻師古曰於自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言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呂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

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苦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拜音呼到反

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各為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

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

師古曰離音下戒反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

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

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庚

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

五曰與鞬王

師古曰與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

治與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

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

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

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左右曰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俗者酒馬者目宿

師古曰宿音讀

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

天馬子也

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張騫始為武帝言

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曰請宛善馬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

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

師古曰謂詈辱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

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

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

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昧蔡音千曷反後歲

餘宛貴人巨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屠古讀字相與兵殺昧蔡立毋

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

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其物因風諭巨代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颯宛

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巨天

馬多又外國使來眾並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日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巨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

其人皆深目多須順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巨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巨西至安

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所已然者巨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

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胡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蔥領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五

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

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

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

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

與蔥領屬師古曰屬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

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  
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二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  
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  
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  
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  
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已便  
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  
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  
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  
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  
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  
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  
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阜衣服類烏孫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強公侯多危殆最為難國故服匈奴  
後盛大取難屬不許在朝會  
東與匈奴西北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太子南徙將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

涉車國王治沙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  
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二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一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罕七百四  
十里南有城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沙車王愛之茲  
十四里至燕然山二日田濟水草亦刈賊其結於漢又欲得烏  
孫十四百一十一里南與龜茲對面西至能毒走三百尚  
百餘兵八百人立赤澤澤各一人立赤澤澤各一人東至蒲罕  
國國王命保國各由長安六百五十五里以三百餘兵千三  
里至蒲罕車城之北是車城西當大月氏大宛東與龜茲出  
益壽至赤澤澤各一人東至蒲罕各一人西至蒲罕各一人  
蒲罕六百四十四里長二千八百餘里蒲罕國有蒲罕城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類也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二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

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手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古師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纜羈屬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東與匈奴西北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  
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  
賂招令東居故地妻呂公主與為昆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  
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騫大慙謂曰  
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  
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  
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陁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陁音子疾耳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  
曰必呂岑陁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  
攻岑陁昆莫與岑陁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呂自備  
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  
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  
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  
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  
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平也烏孫於是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聘  
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師古曰聘大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  
為公主呂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  
甚盛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  
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呂幣  
帛賜王左右貴人比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  
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為室今旃為牆呂肉  
為食今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飲音飲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  
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格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

師古曰開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

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

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它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

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各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騎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

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名少夫

公主死漢復呂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

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呂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呂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

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史素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

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

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入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口促

欲隔絕漢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呂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

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呂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于

長騎將呂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呂漢外孫元貴靡

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曰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

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

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主上迺曰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

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含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

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

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

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

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

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

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賜靡不與主和又暴惡

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狂

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

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

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項從尉犁檻車至長

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

服叩頭謝張翁捧主頭罵師古曰捧持其頭音材九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

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

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

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

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

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曰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初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

居廬倉曰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嬖師古曰音了嬖者慧也故曰為嬖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曰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  
歸諸翎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

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賜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  
年也時年且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三孫因畱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彌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曰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

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離與

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拊離與  
同為弟曰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

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也欲侯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  
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上而殺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

匿等金人二十斤緇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  
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建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救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入安和師古曰勝於小昆靡末振將恐為  
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召兵討之而未能遣

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秩靡為大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石安

日之千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音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曰翎侯難栖殺末振將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雖

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

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

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

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愛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十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

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南至於闐馬

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

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山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

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

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

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

侯安國侯擊胡侯御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干長各二人御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師古曰杆音烏能鑄冶有鈔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  
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  
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已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已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已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米糴可已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糴與此方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致乏糧也臣愚已為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已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已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道多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已聞師古曰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孥家屬也就之讀曰蓄積為本業師古曰蓄讀曰蓄詔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已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燄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其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師古曰重音且用反而今又請遣卒屯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何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何能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飲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師古曰上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途尚苦之食不足不能

終師旅之事也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已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形言也句之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欲已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

豫參已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天謀事言龜也迺者已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迺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已虜自縛其馬張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

日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公也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著皆已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也隴山山名也隴古行

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之必師古曰行將謂遣將也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繆

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毋虜侯者言聞漢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

道及水上已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

渴師古曰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畧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行道也是擾勞天

下非所已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已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且匈

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已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已皮肉為利卒苦而燹火乏失亦上

前漢九十六下

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止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今邊塞有之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亡文書後降

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

師古曰既不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之至此復修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曰反

曰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

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

秋為富民侯曰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

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

臣屬於漢龜茲何已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

桑弘羊前議曰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

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

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曰使宜擅發兵也

合五萬人

攻龜茲責曰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

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

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

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

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曰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

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

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

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

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

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

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凡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八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界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類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噉谷師古曰噉音旦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

曰鄉讀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人百三十

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

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

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

天漢二年已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

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

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

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

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都連將軍趙充國為

增凡五將也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已

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

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憲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

犂積穀欲已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

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

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斬首略其人民已降吉車師勞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  
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  
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畱一候與卒二十人畱守王吉等引兵  
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  
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已  
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  
四夷常尊顯已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  
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  
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  
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  
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匈奴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  
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

開曰河山  
師古曰開也音居竟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有執不能相救師古曰將張

公卿議曰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將張

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

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畱不遣遣使上

書願畱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已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

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已為王書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曰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

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

之貴者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師古曰烏兵後置戊巳校尉屯田

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

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已省道坐坐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

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

已道當為挂置

師古曰挂者支柱也  
便也挂音竹  
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

不曉曰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心不便也地又無阻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

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曰牛羊

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啾師古曰啾首十侯反謂姑句曰矛

端生火此兵氣也利己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

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

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類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己

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王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

謝罪執二王曰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曰聞莽不聽詔

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書與曰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呂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師古曰置聞

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給使者牛羊穀芻菱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

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巳校尉刀護聞之

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各埒音劣婁音樓

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蓋率一國之眾也是

時莽易單于壘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刀護病

遣史陳良屯栢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首于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

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知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妙反即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焚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

火難師古曰為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置不殺也止畱戊巳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呂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

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呂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

曰黃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咸立師古曰索音力追切復與莽和親莽遣使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

護者芝音妻子已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

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二年廼遣五

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

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聞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

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劉胡子鄧展曰劉音衫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劉轉寫誤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

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日渠當戶將相至侯王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

屬皆已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惠其兼從西國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廼

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

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

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賭犀布璫瑁則走珠崖七郡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感枸耆竹杖則開牂柯越雋每古曰聞天蒲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加淳曰文甲即璣也宮

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黃門鉅象師子猛犬

大雀之群食於外囿師古曰殊方異物四面而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師古曰興造甲乙之帳

其一以甲乙次師古曰落曰隨珠和璧師古曰天子負黼黻

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設酒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錫極漫衍魚龍角抵晉灼曰戲曰觀視之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錫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

謂齊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觀其舞因

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自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

激水化而成龍節為此色也俞音踰錫音大浪反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

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因之音其勿反呂凶年寇盜並起道

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呂末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

曰為此天地所已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

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

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

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

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御走馬義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人能弘道末如命

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故引之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舉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後其本意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

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與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

實乃大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太后適稱皇

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大曰皇大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一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健仔姪娥俗

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俗猶言奔奔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健音接仔音子或從女其

俗音容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

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

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一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僖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

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

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

五官曰下葬司馬門外師古曰陵止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

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數音所 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畱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  
 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  
 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  
 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莫常與死  
 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

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今瘖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公反使居鞠室師古曰鞠城如鞠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

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呂此日飲為淫

泣不下師古曰謂淚也畱侯子張辟

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丞相脫免也丞相

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師古曰說讀曰悅越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

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師古曰台弟產為梁

曰恭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師古曰台弟產為梁侯子台為呂王音土來反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

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

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呂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

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

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

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

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

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為皇后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

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迺自曰為其所為謂所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母也並音于偽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

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

本牢甚師古曰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山淮南濟川王皆呂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

北宮江未孝文後元年薨葬安師古曰隆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

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曰其國為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曰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尊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曰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家長永旨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且反賞賜各曰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一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

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病呂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曰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如往也猶列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更而生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

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字早喚反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

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募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音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自脫免也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王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師古曰檀謂檀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

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說又飯食之也飯音扶務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言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

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

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薤霸陵遺詔盡呂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呂為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莫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綽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

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

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

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

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

姬子

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見之欲反此下皆同

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

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口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見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

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子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

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為其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

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其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

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

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

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

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

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為

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

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

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

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

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

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

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

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

餘人飾置家帝被霸上孟康曰破除也於霸水上自破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師古曰侍諸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音實曰說

也侍音丈紀反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侍五尚之衣師軒中得古曰二說皆非也尚王也時於軒中侍帝權上衣裳

幸

師古曰軒謂軒車也今車之施轡者

還坐驪甚賜平陽王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拊謂摩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

強飯勉之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

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

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皆襁褓中皆

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

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

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

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反也音工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

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

攻太子入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

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

師古曰瘞音也桐栢亭名也瘞音於例反

衛氏恣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

師古曰倡樂人音昌

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

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

師古曰非不希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

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

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

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

夫人配食

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

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媚見帝師古

曰媚與情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弟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歛歛而

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歛音虛微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且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且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力全反又讀曰戀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且后禮葬焉其後上且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

姍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美連娟以脩媵兮師古曰媵美也連娟嬌弱也媵音五媵音全反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音子小反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竹同竹待也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師古曰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弱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亾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枝

芳香亦喻夫人也音千惑反淚音辰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曠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翻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蕞以俟風兮芳雜

襲以彌章李奇曰疾音敷孟康曰發音殺華中齊也夫人之色的容與以猗靡兮縹

飄姚虜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感美離在風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

視而娥揚師古曰追逐平生歡宴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音灼曰

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狎之驩而遂離別也宵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執路

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

故言西征寢淫敞克寂兮無音師古曰克思若流波恒兮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恩

音丁亂曰總理賦中之意佳俠函光隕朱榮兮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合弟

子增欷泐沫悵兮應劭曰弟夫人弟見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泐沫泐也音灼曰沫音水

亦云已公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是虛其應嫖妍大息嘆稚子兮孟康曰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爲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

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長

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拳夫人進爲健仔居鈞弋宮

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鈞弋子任身十四

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

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

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

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頷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捷仔從

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也音口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十俗人憚為女陵後上

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遣尊鉤弋捷仔為皇太后發卒二萬

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

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

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賈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

帝上甘泉天火風塵不得行詔益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

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反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

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

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

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

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

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亮反蓋主私近子客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

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

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丁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

居后所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

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

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曰安以后父封系樂侯食邑千五

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

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

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禁欲安官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

禁妻父所幸充國為大醫監師古曰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日盡蓋主

為充國人馬一十四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禁安父子深怨光而

重德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得立亦怨望禁安即記光過失于燕

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師古曰事見禮記出子路之名故幸寡兄弟不忍除之

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過斯知今臣與陛下獨

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禁安禁安寢

志師古曰寢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禁或

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康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王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

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禁安宗族既滅皇

后呂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預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

私奴婢守禁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前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十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

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終多

其帶服皮曰窮綉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皇

綉古綉字也窮綉即今之觀音綉也今音力征反觀音下昆反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巨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附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巨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呂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八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收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也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妾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師古曰廣布蠡吾音禮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迺始婦師古曰廣布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印今之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仲卿載媼始共求媼媼惶急將

翁須歸曰見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

之柳宿蘇林曰聚名也在中山盧奴東三十里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在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

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守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

畱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

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信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秦王媼悼后母明白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巨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巨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呂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

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

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輦呂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

人也索音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引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

山客反師古曰殿中廬梁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

廣漢索不得它更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祭之反具廣

漢坐論為鬼薪掖庭後為暴室齋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呂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呂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

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呂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

後也幸得呂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師古曰歐侯氏子婦也歐音為滿反臨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師古曰將卜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

許齋夫有女西直酒請之師古曰酒酣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

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也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經聞之

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健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

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瞻音灼曰儀何也師古曰管說也謂附向之亦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健仔為皇后既立

霍光吕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而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

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關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巨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欲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呂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臨反衍曰何

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天今皇后當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

師古曰去

去也

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

雜治常先嘗安可

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

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

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

擣附子齋入

晉灼曰大九今

有頃曰我頭岑岑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九巨欵

澤蘭九之屬

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痺悶之意

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

師古曰懣音

衍出

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

音來到反

亦未敢垂

謝衍

師古曰恐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

道顯恐事急即曰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

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

之於帝故解釋其尤不自署也

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

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

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父

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

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

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

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曰延壽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

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

師古曰謂縫作於

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

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曰淺從官卑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巨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

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巨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丁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師古曰顯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



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悞不德挾毒與母薄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巨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  
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  
地名在臨田初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巨功戊封侯居位宣帝目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八孝宣王皇后其先高  
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王后父奉光奉光少時  
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  
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巨入後宮稍進為婕妤  
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  
音巨反及淮陽憲主母張婕妤楚孝主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二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  
生故曰許太子幾為

霍氏所害師古曰幾  
音巨依反於具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

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

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

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

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

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

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

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  
瑩也而別為

墳王后陵次宣帝  
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

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  
讀曰質惟邛成共侯

國發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區... 皇... 軍... 帝... 十六... 為... 雷... 蕭...  
東漢... 皇... 軍... 帝... 十六... 為... 雷... 蕭...  
... 皇... 軍... 帝... 十六... 為... 雷... 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項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

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泰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共一也

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悲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曰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  
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  
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召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曰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

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呂吏職自祭師古曰祭古累字也

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

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人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誇首夸糲言刺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

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汗同曠空也尸上也安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呂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

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

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一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任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始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

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儉之制如竟寧耳而更乃謂衣服處置一如之也彼言皮義反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書矣師古曰

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

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

勝師古曰官吏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特猶巨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

也音于高反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被寵遇之時也操持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

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

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詔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

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受詔讀記

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木奉詔之前也其萌芽

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明才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妄遺賜人於事

則可而后后之衣服白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他時為比

竟寧前也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衆故時酒

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出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事率衆

多不可勝呂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書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侯待也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

盡也見音胡電反索言先各反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曰報曰皇帝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

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

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曰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諸侯

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

相大臣裏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裏讀曰裏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宮樂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徒步豪禁非有陳勝項梁之羣

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內

蜀皆蜀中國也

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師古曰微無也猶言

非也塞當也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

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

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

保全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

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

師古曰皆明也

至其九月流星

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

在內也

師古曰尤過也

其後則有北宮并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身曰濼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

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挑解在谷永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

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

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

師古曰轉旋且索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

已猶戊

也亥復水也

張晏曰巳戌皆中宮為君多為水陰氣也

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

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

形之禍月日迫切不救之患日浸婁深

師古曰浸婁也婁古婁字

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已忽哉

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忽忘也

晝高宗形日與有雉雉

師古曰形首弋中反

祖已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已成三德師古曰解並任谷永傳即飭

椒房及掖庭耳

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教同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

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干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為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巨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

此者少也鮮音先賤反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曲刑常法也言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文惡可

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若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太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巨息眾謹師古曰謹謹衆議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

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

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

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誼後宮有身者王美

人及鳳等師古曰誼古誼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

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

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今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厚也揚光烈之翁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每寤寐而繁息兮申佩離曰自思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衰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嬖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棄之一女也女妻

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

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蕃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痛陽祿與柘館

兮仍繼祿而離災服虔曰館名也生于此館皆失之也師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瞻莫而昧幽師古曰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讀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罪過不廢棄也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

奉其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日流謂等列也其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

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酒音灑又所寄反情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

今依松栢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用反潛玄宮兮幽曰

清應門閉兮禁闥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闕也音工熒反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

綠草生師古曰若水氣所生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也音

感惟裳兮發紅羅紛綵繅兮統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帷裳羅綺也綵繅衣聲也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密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

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

今高明處主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都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甲后也至成帝

崩健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

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召入宮，大幸。有女弟

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大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

召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

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指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音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音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它合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田璧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田璧，帶璧也。其鈺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鈺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頗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師古曰：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

竹亮反。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音贊。延拜之文。昏夜平

善鄉晨傅綉，讀曰附綉，古綉字也。轍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

曰：皇帝暴崩，羣衆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

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官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者掾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

也。皆不言其姓。

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

也皆不言其姓

也皆不言其姓

也皆不言其姓

也皆不言其姓

也皆不言其姓

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徧滅兼等皆曰

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

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綿厚繒

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絲綈方底也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人之算勝耳綿音大炎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

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滅我兒

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今於肯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

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

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接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且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庚反子不作慳其音同耳武曰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裏藥一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赤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闕牆之

闕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為薄小物為闕蹏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

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領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

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

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音也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縊

自縊也師古曰縊絞也音居居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

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

不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前在上林

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暫入武畱止也

一歲再三召畱數月

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褒子

師古曰褒本懷字

其十一月乳

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

詔使嚴持

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二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宮中來

師古曰給誰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

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受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

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

中文此下乃始言約耳

懟以手自擣

師古曰對怨怒也擣築也懟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

為

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

帝亦不食

師古曰女讀曰汝女下亦同

今美人

知是不食為何

師古曰何為不食也

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女下亦同

今美人

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母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

美人曰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

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絨未已

師古曰絨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噉客子偏兼使絨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

恭受訖持篋方底子武皆封曰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

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

師古曰嬪嬪音麗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

師古曰言未入斂也

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巨大婢羊子等賜予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元延二年五

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

師古曰姓吾丘名遵

掖庭丞吏曰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言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死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稟騎將軍貪

者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言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

大赦師古曰更音上通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曰為當曾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子之也解其在五行志

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巨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詩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鉅斬反

羣下寒心非所巨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巨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道正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大

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巨崇聖嗣卒有

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巨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巨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巨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

室者也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

援音爰

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閉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

不合眾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巨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巨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抹古枚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巨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

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自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

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

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銜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

莽曰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待帷幄姊弟專寵錮寢

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巨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

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

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闕也闕猶闕也失婦道無其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其讀曰供音居則反養音六向反其下竝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

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

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鏤也師古曰鏤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

妻生男暉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

卽位立爲僖仔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  
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 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

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僖仔及馮

僖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曰二人皆有子爲王上

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曰印綬在僖仔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

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曰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

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

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傅聞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謂所以謝狀尚

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

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

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其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

成帝崩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

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

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

前漢九十七下

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中以後曰殿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

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詔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傳丁竟易家之始師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

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稟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殺生也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

師古曰事見禮記

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人如事存帝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

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

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

至葬渭

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

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

不

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

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

師古曰復音扶且反

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

師古

累也

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

戶火出炎四五丈

師古曰炎音代瞻反

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

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

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傅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呵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其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

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

師古曰以棘周繞也

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

丁姬穿中

師古曰穿謂墮中也

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

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

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應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左食師古曰坐音材對反詩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

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攀寧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左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

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健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

都太后與王俱居諸元宮師古曰黃嗣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

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

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肯之責謂妖病也服

太后自養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足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音首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虔誤也

視數禱祠解師古曰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鑿治中山小王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

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二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

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宮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

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

太后指幾得封侯

師古曰幾讀曰冀

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千萬耳

師古曰刺治謂箴之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態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微驗也迺飲藥自殺先未死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人大辟

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

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頡國權懲丁傳行事

師古曰懲創艾也以帝為成帝後

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

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

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為承君鬲子為尊德君

師古曰鬲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與莽白太  
 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  
 傳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譖位號師古曰徒定陶王於信都為其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何古侮字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  
 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  
 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其王祭祀絕廢精魂  
 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  
 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  
 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  
 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

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

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唯衛后師古曰中山王莽篡國廢為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  
 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  
 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綴績  
之若今之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  
誤為也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豈敢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登車

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

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

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

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

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嫵自劉氏

廢帝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

令立國將軍成新師古曰孫建世子豫飾將鑿往問疾師古曰

后大怒師古曰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師古曰

遂不復彊也及漢丘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已見漢家自

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

曰易謙卦曰大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夫女寵之興絲毫微而體至尊師古曰

流謙鬼神害盈而幅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窮富貴而不巨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

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巨能全其餘大者夷滅

小者放流烏噉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小者效流魚執鑿然行事變亦謝矣  
皆天泄不幸而案於王書恩不難辨恣是日須全其糾大皆吏效  
左帝太司又江如司四人而已至成史其王制司皆恭其司其  
率平似如對與也竇者開二十百餘人然其糾前全家皆華文景  
同 竇富貴而不日也此固竇宗也其自與與絲干  
亦竇思而害盜而竇人竇思而後竇 夫文竇之典竇宗也其糾前全家皆華文景  
曰長竇住曰大竇竇盜而竇竇思而後竇 夫文竇之典竇宗也其糾前全家皆華文景  
贊曰長善吉凶而言竇盜之效天此思輒至千人竇思不同之  
對火中而取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師古曰齊齊

齊桓公師古曰齊桓公公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

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曰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地生賀字

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孺逗

還當坐者師古曰孺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別所委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

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

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

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上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

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王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

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傷妻凡有四女八男

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

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已如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

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

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其反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

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

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釋後

宮家人子可呂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

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師古曰恐不副皇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

衣即袿衣之類也

衣即袿衣之類也

衣即袿衣之類也

衣即袿衣之類也

衣即袿衣之類也

衣即袿衣之類也

御即曰為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

姓也交送謂侍中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

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

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

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

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具任成紀元帝不曰為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曰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

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

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

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

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闇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

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弟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

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

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師古曰顯與專同左凡事皆不自與也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白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

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疾

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

賜十倍於它王不呂往事為繼介

師古曰行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繼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朝

也天子畱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

有它且不復相見

師古曰七謂晏駕也

爾長畱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畱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詭違也

故天見戒

師古曰見顯示

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已

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

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迺奏封



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

而災惡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曰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

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中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

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

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

事曰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

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

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曰

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

宜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

室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

且羌胡尚殺首子曰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

子或它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曰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辭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

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

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曰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

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

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

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

側聽具知章言曰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駑愚戇得曰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

三爻辭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曰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曰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師古曰靡音武反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曰來

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冥溝壑

臣曰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曰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

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

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

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

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今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

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

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

致其大逆罪曰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

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又曰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

人僮奴曰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

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邦二縣

之間田賦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也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

僭無已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已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

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

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

近柱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輯同濯與濯同比目所以行船也今執權人為越歌也斬為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

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亦堦

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漢白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瑣也師古曰瑣是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紅陽侯

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

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

師古曰寢漸也

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

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

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

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

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七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

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

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曰爲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

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

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

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

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

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齊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

呂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

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曰自代上亦曰為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曰莽為特進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

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曰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師古曰橫五將秉政天下幅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

立兩市殿上赤墀戶師古曰橫璵遊觀音胡孟反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

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竄朝政師古曰竄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曰為尚書蔽上

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

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曰外親繼父為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曰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豈

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

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

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

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辭述陛下至德曰承天序聖策深遠恩

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曰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目避丁傳

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

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

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曰莽為大司

馬與其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

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

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曰誑耀太后言輔政

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

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

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

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

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

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

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也

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

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

水邊夏遊緝宿鄠杜之間師古曰緝宿苑在長安城南之緝宿川是也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

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

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

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下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

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

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宫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勿弄兒

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下相

爲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

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

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

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

者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

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

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藉卽天子位因

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

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

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口而屬父子宗族

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

國師古曰孤寄託之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

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

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

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

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

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廼爲

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

璽緩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

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

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莽因曰此詩德

之臣也師古曰詩非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

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壁如壁形以銅為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

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

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

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

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比紱謂璽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

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

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

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篡食堂孟康曰篡音撰晉灼曰篡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

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

塗地太后驚泣師古曰與音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

罪於汝無所適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迺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久得

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

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音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

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

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

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諫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

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



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  
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

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

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

更持國柄師古曰更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

卷卷猶推一壘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漢書九十八

